

第一章 但求逆天改命

噠噠的馬蹄聲迴響在整個山道。

初春的早晨，路旁光禿的樹枝才冒新芽，這樣偏僻的山上卻有不少馬車與行人。他們前進的方向一致，路旁行走的百姓聽見馬車聲，身子往旁避了避，扭頭張望。這樣華美的馬車可不是人人都能坐得起的，果然，這一看便看見車上印有相府的印記。

「是連相家的馬車，那車上是……相爺嗎？」

「你傻了嗎，這時辰估計連相還在上朝呢，怎麼可能會是丞相大人？」

話落，談話的兩人沉默一瞬。

如果不是連相，那……

他倆對視一眼，表情略有幾分激動，加快了腳步，往這條道的前方疾奔而去。

石階下，有幾名身著灰袍的僧人低頭掃地，當行進的馬車停下，僧人們停止揮動掃帚的動作，其中一名小和尚抱著掃把上前詢問。

路上追著馬車的行人們幾乎是小跑著過來的，匆匆趕到時，恰好看見這一幕。他們分明喘著氣，氣息微亂，晨間微涼的空氣吸進肺裏不好受，可一雙眼亮晶晶的，毫不介意身體上的不適，昂首直往車門的方向探看，像是期盼看見什麼。車簾一動，兩名丫鬟打扮的女子依序下了馬車，她們面容秀美，身上衣料別致，一舉一動都令人賞心悅目。

連家就是連家，看丫鬟的樣貌與周身氣度，不說還以為是哪家的閨秀，但是他們可不是為了看丫鬟才著急趕路的。

盼著盼著，不多時，一隻纖纖素手自車簾中探出，白皙纖長的手送入丫鬟手中。一個戴著帷帽，身形姣好的姑娘扶著丫鬟款款走出，令在不遠處看著的兩人激動。

「是連家的大小姐！」

就算容貌被遮掩，但能遠遠聽見連家姑娘的身影，他們今日進山就算空手而回，這趟也算值了，畢竟丞相家的千金可不是那麼好見的。

這京中有兩大美人——將軍千金與丞相掌上明珠，兩人年歲相仿，容姿出色，據聞還是當今聖上擇后的人選。

將軍家的姑娘烈焰如火，出門在外騎馬英姿颯爽，百姓們都見過她的容顏。

但相府的大小姐可就講究許多，她不會在外取下帷帽，可每回出行，那優雅的儀態還是吸引不少人的目光。

丫鬟眉頭輕皺，側身擋住百姓窺探的視線。

她低聲詢問：「小姐，奴婢去趕走他們吧？」

連甄搖頭，「不必驚擾他們。誠哥兒呢？」

她聲音清脆如鶯，語調輕柔，短短幾個字脫口如春風拂面，讓丫鬟煩躁的心緒平穩下來。

知道主子不介意後，丫鬟也就不再計較，只是仍未挪開身子。

「回小姐的話，少爺還在睡呢，這可怎麼辦？」

連甄想了想，「讓齊嬾嬾抱下來吧，不可耽誤了時辰。」

「是。」

丫鬟前去後面的馬車轉達，沒多久，一名婦人抱著熟睡的男童下了馬車，過來與連甄見禮。

連甄上前摸了幼童軟乎乎的臉蛋，淡淡地笑了，「大清早出門，怕是愛玩的誠哥兒也撐不住，就讓他睡吧。」

他們一行人在群眾好奇的目光中拾級而上。

不論身分貴賤，通往寺廟大門的道路只有這處，因此除了他們以外，還有幾個明顯是顯貴人家的下人在搬運箱籠，看著像是何方貴人要住進寺裏清修。

突然，運著木箱的下人腳下一個趑趄，箱子顛了顛，險些脫手，他們周邊的民眾見狀也受了驚，往上行走時紛紛往旁避了避，免得箱子真摔了受到波及。

「沒事吧？你可長點心，這可是世子要用的，名貴得很，撒了就廢了！」

「對不住、對不住。」

出了小意外後，他們越發謹慎。

在經過他們身邊時，連甄聞見藥材的香氣，側眸看了眼。

那樣大的箱子，得裝多少藥？

聯想到剛剛他們喚出的「世子」二字，要住進寺裏的貴客是誰，顯而易見。

連甄收回目光，並未深究。

那位世子前來的目的只怕與他們並無二致。

這座寺廟名靈泉寺，平日香火不斷，只是近幾日香客多了起來，每天天未亮就有人往寺裏來。

消息靈通的世家大族都知道，那位遊歷四方的靜明大師將要在靈泉寺小住幾天，為民眾講經。靜明大師見聞廣博，慈悲為懷，更有一手精妙的岐黃之術，能醫尋常醫者所不能醫之病。

大師年歲已高，能得大師出手相救之人少之又少，但得其恩惠之人，都將大師誇得有如神人，可以逆天改命。

連甄走上臺階，望著氣喘吁吁的齊嬾嬾懷中所抱的稚童，深深看了一眼。

她之所以帶著連誠前來，為的便是「逆天改命」。

「施主請隨小僧來。」

引路的小僧侶已經習慣攀爬石階，領著他們走完長長一段路後，仍是健步如飛。

他們的來意已經告知過，只是靜明大師願不願意接見，這些小和尚也不能作主。

小和尚法號如空，性子算不得沉穩，辦事倒不馬虎，帶領他們到一處空廂房歇下。因連誠尚且年幼，並未刻意分開居住，而是直接給他們安排了女眷居住的廂房。

「請施主在此等候。」

這便是去詢問靜明大師肯不肯接見他們了。

丫鬟將拜帖並一個信封交給如空，連甄對他施了一禮，「勞煩小師父了。」

已經取下帷帽的連甄露出真容，少女肌色瑩白，容顏清麗，紅潤的菱唇輕啟，吐出婉轉悅耳的聲調。

如空一時看呆了去，回話時顯得磕磕巴巴，「不、不麻煩。」

人家都言丞相千金有傾國傾城之姿，今日如空見了，方知果真不假。

他拿著帖子退出去，走出好長一段路才回過神來。

那連大小姐長得就如畫中的仙女，想起那驚鴻一瞥，仍是讓如空恍惚。

捏著手中的帖子，他歎息，「可惜了。」

靜明大師鮮少接見外客，一日通常只見一組客人，今日的分額早已被外院那位病弱的貴客占去了，連大小姐怕是白跑了一趟。

話雖如此，該送的東西，他還是會送到。

如空走到門前，正欲敲門，裏面已傳來聲音，「進。」

他愣了愣，神情越發恭敬。

第三次了，每回他來找靜明大師，在敲門之前，大師就會直接讓他入內。

如空將連甄的拜帖奉上，「有位女施主攜著幼弟求見大師。」

靜明大師不看拜帖，逕自取過信封，將裏面的紙條取出細看。雖已猜到紙上所書寫的內容，可實際見了，他仍不由露出悲憫的神情。

「天意。」他歎道。

如空正想著等下該如何回絕連大小姐時，就聽靜明大師開口了——

「去請那女施主過來。」

看吧。如空習以為常地應了聲，「是。」但他答完後忽覺不對，錯愕地抬頭。

剛剛靜明大師，說的是請連大小姐來見！

大師今日要見第二組客人！

這可是破天荒頭一遭啊！

直到把連甄領過來時，如空還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

見過禮後，連甄端坐在靜明大師前方，靜靜地看著他煮茶，並未急言來意。

齊嬾嬾抱著睡到小臉紅撲撲的連誠扭了扭，因為室內的沉默越發拘謹。

靜明大師的年紀看著比連相還大上兩輪，佈滿皺紋的手拿著茶杯卻很穩，半滴茶水都未晃出，「施主，請。」

連甄低聲道謝，端起杯子掩袖輕呷，細細品茶，彷彿來這一趟就是為了與靜明大師共飲似的。

如空撓了撓腦袋，眼神迷茫。

連甄不急，也不問。

靜明大師願意見她，那代表她所謀之事已成。

能得靜明大師一見之人，哪怕是半副身子都已進了棺材，隔天也能生龍活虎，健健康康，安穩度日。

傳聞真真假假，一個兩個也就罷，但十個、二十個，甚至更多謠言興起時，再論真假，也只能沉吟深思，沒法如當初那般，道一句「假的」便嗤之以鼻。

別人信不信，都與連甄無關，重要的是爹爹信，她也信，那便足夠。

「大師，講經的時候到了。」

外頭的僧人提醒，靜明大師點頭表示知曉。

連甄起身，「如此，不叨擾大師了。」

告退前，靜明大師遞給她一物，是一掌心大小的木盒。

靜明大師垂眸，「施主所求為『轉機』，有了轉機，方能取得生機，此物給小施主戴著便是。」

她等到了。

連甄纖長的眼睫一顫，表情並無變化，慎重地伸手接過，「多謝大師。」

回到廂房，連甄將木盒打開，裏頭躺著一塊半圓的玉佩，玉的質地細膩，清涼似水。

連甄招手喚人取來玉繩，在寺裏，這物還是挺好尋的，她親自打了個結，繫在連誠頸子上。

察覺到動靜，連誠迷迷糊糊地睜開眼，小胖手揉揉眼睛，迷惑地喊了聲，「姊姊？」

連甄笑著，將玉佩拿給他看，「這個，可保誠哥兒平安，千萬別弄丟了。」

他抓著玉佩，小奶音輕輕「嗯」了聲，迷濛的眼睛努力眨呀眨，看似還沒睡醒。

連甄輕笑，揉了揉他的臉蛋，溫聲道：「想睡繼續睡吧，吃過齋飯我們就回家。」

有了連甄發話，連誠頭一歪，再度安穩地睡去。

她將睡著的小傢伙交給齊嬾嬾抱著，自己戴上帷帽，領著兩名丫鬟轉了出去。

難得出來一趟，又是來香火鼎盛的靈泉寺，連甄打算求個平安符。

她虔誠地參拜，求了父親身體康健，亦求了弟弟平安順遂，望著手中求來的平安符，連甄露出笑容。

丫鬟問她，「小姐不幫自己求一個嗎？」

連甄搖頭，「我不用。」

只有父親好，弟弟好，她才能好。

「回去吧。」

誠哥兒也差不多該醒了。

因為這次出行有果，放下心中大石，連甄儀態還是那般端莊，但腳步卻輕快了許多，可這樣的好心情在靠近他們所歇息的那處廂房時戛然而止。

「不好了！」廂房的下人匆匆忙忙，來回像在找尋著什麼。

連甄擰眉，出事了？

能讓下人露出驚慌神情，原因只可能出在連誠身上！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連甄的聲音少有的凌厲，一見她過來，留守的下人僵住身子，慘白著臉上前稟報。

「回小姐的話，少爺……少爺他不見了！」

進到廂房內，連甄望著跪了一地的丫鬟婆子，齊嬾嬾跪在最前面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「老奴看少爺睡了，守在床榻邊，不小心也打了瞌睡，老奴發誓，絕不超過一炷香的時間，誰知一睜眼，原先睡得好好的小少爺就不見了，廂房裏能藏人的地方也都找過了，就是沒有小少爺的身影，都是老奴的錯，少爺啊——」

這哭聲嚎得都能將屋頂掀了。

連甄抿著唇不發一語，她身旁的大丫鬢香葉見齊嬾嬾還要哭，皺眉喝斥，「再哭少爺也不會憑空冒出來，還是想想該上哪兒找人吧！」

另一個丫鬢白芷回到屋裏來，將探問到的結果回報給連甄，「守在外頭的人沒有見到可疑人影，應不是被人劫走，而是少爺自己離開的。」

聽到這話，連甄縮在袖子裏緊握的拳頭才鬆開。

齊嬾嬾聽到白芷的話，心裏咯噔，哭聲停頓一瞬。

少爺是自己走出去的，而非被人擄走，那也就表示她這個當奶娘的沒把人看好，罪過更大。

她牙一咬，抬起右手往自己臉上打去，打完後迅速換了左手繼續，一轉眼就給自己兩個響亮的耳刮子。

「都是老奴的錯！老奴沒看好少爺……」

「啪」、「啪」兩聲，齊嬾嬾下手也狠，巴掌聲迴蕩在無人說話的屋裏，異常響亮，齊嬾嬾左右臉頰立刻紅了一片。

齊嬾嬾還要繼續打，連甄看了白芷一眼。

白芷接獲示意，上前阻止齊嬾嬾，並將她攙扶著站了起來。

連甄起身，握著齊嬾嬾的手，柔聲道：「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，我們得先找到誠哥兒，嬾嬾好好想想，誠哥兒愛玩，自己會跑去哪兒，冷靜下來找人，其他的事等回府再說。」

齊嬾嬾卸了力氣，不再用苦肉計，認認真真地思考。

「少爺愛熱鬧，肯定是往人多的地方去了！」

連甄點了兩個人讓他們陪齊嬾嬾一起，「誠哥兒跑不遠，你們往前頭香客多的方向去尋。」

齊嬾嬾應了聲是，抹了抹眼淚，飛快跑走了。

連甄收回眼神，對剩下的人輕聲說：「妳們都起來吧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誠哥兒，分成三人一隊，往各個方向去尋，不管有沒有找到人，兩刻鐘後回來回報，可都清楚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下人們在香葉的指揮下陸續離開，回來的時候，香葉臉上還帶著怒容。

「這些人真是，竟然把少爺給看丟了！」說完，看見還擰著眉的連甄，想到現在最難受的應該是小姐，香葉對其他人的不滿又嚥了回去。

但，該說的還是得說。

香葉壓低聲音，「小姐，那個齊嬾嬾留不得。」

連甄垂下眼，問她，「為何留不得？」

既然是小姐發問，香葉就毫不客氣地開始羅列罪狀，「她仗著自己是少爺的奶娘，總是躲懶不做事也不是一次兩次了，這次直接弄丟了少爺，這是最最不可饒恕的！」

她平復了下怒氣後再開口，「再者，就算沒有今天的事，齊嬾嬾總愛對少爺的事指手畫腳，不讓其他人接近少爺，就怕自己失寵！要不是她禁止別人進入內室擾

了少爺歇息，屋裏還有其他人看著，少爺何至於會走丟？」

這件事追根究柢，就是齊嬖嬖一人鬧出來的人禍！

但守在外頭的人沒一個注意到少爺跑出來，更是同罪！

瞧見香葉氣憤的模樣，連甄輕輕歎了一口氣，「妳說的我都明白。」

她與連誠差了十二歲，母親臨盆前幾個月都已經定好奶娘的人選了，可事情安排得再妥當，碰上接連而來的意外時，還是讓人招架不住。

先是奶娘病故、母親誕下連誠的日子又比原先預計的要早上一個多月，母親產後血流不止，當時產房裏的血腥味，連站在院裏守著的連甄都聞見了。

驚恐的下人、發抖著抱住自己的孀娘，還有當時那一盆一盆往外端的血水，以及那烏黑得幾乎看不清景象的天色。

想起過去，連甄臉色發白。

府裏當時亂成一團，既要忙母親的後事，匆忙之中更要找新的奶娘，一時之間也只有孀娘推薦的齊嬖嬖可用。

正因為有孀娘這層關係在，齊嬖嬖的去留才不是她能輕易決定的。

「這件事回去後我會稟報父親。」

連誠是連相唯一的兒子，之前齊嬖嬖好吃懶做，府裏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連府也不是養不起閒人，但牽扯到繼承人安危的事情，想必齊嬖嬖也知事情輕重，才會狠心先打了自己巴掌。

香葉雙手叉腰，「希望這次可以把她趕出府！永遠也別回來了！」

連甄垂眼，伸手撫著平安符，「只要找回誠哥兒，許能將功抵過呢。」

香葉柳眉倒豎，「那可太便宜她了！」她氣呼呼的，忽地想到一個主意，放軟了聲音，「小姐，奴婢也去尋少爺，多一個人總是多一分力！」

連甄哪能不知道她是不想給齊嬖嬖找到人的機會，無奈地點頭，「妳一個人可別走太遠。」

「是！」她脆聲應了便急忙出去，著急得活像她才是把人弄丟的那個。

香葉離開後，室內恢復寂靜。白芷給連甄滿上茶水，放下水壺後，欲言又止。

連甄抿了一口，把杯子握在手裏，「怎麼了？」

白芷歎道：「香葉直脾氣，風風火火的，小姐可別見怪。」

「我怎會怪她？」連甄淡淡地笑了，「香葉這樣的性子很好，很真，我很喜歡。」就是不似作偽，才能讓事情更有可信度，比方說……著急連誠的下落。

她低聲問：「護衛可有好好跟著少爺？」

白芷回話同樣也壓低了聲音，「小姐不用擔心，一直在不遠處跟著，不會讓少爺走遠。」

她淡淡「嗯」了一聲，伸手摩挲杯緣。

親弟弟的安危，她怎麼可能放心只交給一個愚婦看顧？

而此時，連家人滿寺尋找的幼童正蹲在草叢旁，一雙眼咕溜溜地轉。

一隻白粉蝶從他面前緩緩飛過，連誠展露笑容，待牠停在葉片上歇息時，忽地奮

力一撲，蝴蝶高高飛起，小小身影逡自撲進了樹叢裏。

他滿臉震驚，沒抓到，還跌倒了。

他小嘴一扁就要哭，可是這裏姊姊不在，爹爹不在，也沒嬤嬤，沒人會來哄自己。連誠吸了吸鼻子，努力想坐起來，他掙扎到一半，聽見有人的說話聲，連誠停止動作，往聲音傳來的方向看去。

「世子，您說這靜明大師是真的會治病嗎？」

走在前方的青年身姿筆挺，眉眼如墨，一張臉端正俊俏，就是臉色帶著病態的蒼白。

儘管寒冬已經遠離，春意一點一點染上整個大地，但青年身上還是裹著銀白色的大氅，時不時掩唇輕咳幾聲。

江城擰眉，對於小廝夏陽的提問頗覺不妥，「不得無禮。」

他的聲音冷冽卻嘶啞，才說了一句，又咳上幾聲。

夏陽的眉頭皺得比江城更緊，果然該帶著手爐出門的。

夏陽往前走幾步，試圖擋住吹來的冷風。

他自然知道世子斥責自己的原因是為什麼，對靜明大師抱有質疑，還在人家的地盤上大刺刺說出口，可不就是對靜明大師不敬？

然而事關世子的身體，就是再大不敬的話，夏陽都敢說。

「可是世子，他就給了您一塊……噢不，連一整塊都算不上，是半塊玉佩，還說那是您的生機。」夏陽撇撇嘴，「用半塊玉佩就想將我們打發，望聞問切，連號個脈做做樣子靜明大師也沒肯，這讓、如何能信？」

江城這次沒有說話，而是斂眸沉思，他也想知道，靜明大師此舉是何意。

兩人走得慢，因江城時不時便要停下掩唇咳嗽，那模樣就像要把心也給咳出來似的，光聽聲音就足夠駭人。

夏陽伸手在江城背上輕拍，替他順一順氣，待他咳完喘勻了氣後，方才繼續向前走。

靜明大師贈與江城的半月玉佩被他繫在腰帶上，隨著行走擺蕩，春風一撫，將大氅吹起一角，澄澈的玉佩若隱若現。

連誠見狀，直接「咦」了一聲。

聽見聲音，夏陽肅容，護在江城身前，厲聲喝道：「誰在那裏？」

連誠左看看，右看看，附近只有自己一人，那他們喊的應該就是他。

他奮力鑽出草叢，頭上還頂著幾片葉子，奶聲奶氣地自首，「是我！」

「……」

江城和夏陽盯著突然冒出來的孩子，一時無語。

夏陽心想，這髒兮兮的小孩兒是誰啊？

第二章 世子爺成了小弟弟

夏陽瞪著突然冒出來的連誠，沒有因為他是小孩子就放鬆警惕。

「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？你是哪家的公子，怎麼身邊一個下人也沒有？」

連誠衣袍雖髒，但光憑那衣料和紋樣，怎麼看都不是普通人家能穿得起的，一看

就非富即貴，這樣人家的小少爺會自己一人出現在此地，只有一個可能。

夏陽「哈」了一聲，挑眉問道：「你不會是走丟了吧？」

連誠搖搖頭，認認真真地道：「沒丟。」

他還記得自己從哪裏來的，要從哪個方向回去，才不是走丟呢。

說完，小傢伙嘿咻嘿咻地往前走，還努力想從衣領裏扒拉出什麼。

夏陽擺出防禦姿勢，「你要做什麼？我警告你別過來啊……」

江城一直盯著這小童，在夏陽想趕走他時出手制止，「慢。」

剛剛咳得太狠，他的聲音越發嘶啞，但不難讓夏陽辨識出他說的是何意思。

夏陽見世子竟還想走到那幼童面前，驚得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。

可下一瞬，看清連誠拽出來的玉繩掛著的玉墜樣式後，他更是指著孩子捧著的那塊半圓玉佩驚呼，「這不是靜明大師給的嗎？」

怎麼這小蘿蔔頭也有一塊？莫不是每個來尋靜明大師的人都會有個同樣的吧？

思及此，夏陽面色古怪。

他腦海裏閃過靜明大師莊嚴端坐，面前擺著一攤同款式的玉佩，不用叫賣，直接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有無數人爭相購買的景象。

夏陽急忙甩了甩頭，將那不切實際的想像甩開。

要不是靜明大師沒收錢，他都要懷疑這玉是批量賣給香客的了。

與夏陽同樣，連誠也伸出手，指著江城腰上繫著的那塊玉佩，笑咪咪地說：「一樣的。」

江城蹲了下來，朝連誠伸手，掌心向上，「能否借我看看？」

連誠抓著玉佩，有些猶豫，「姊姊說不能弄丟……」

江城也不勉強他拿下，先取下自己腰間的玉佩往前一遞，「沒關係，我就看看你的跟我的是不是完全一樣，你可以拿著，我不會碰它。」

長長的一句話，江城說得很慢，每說幾個字便要停下緩緩，才得以把話完整說完。既然這位大哥哥都這麼說了——連誠思考了下，很大方地點頭答應，小胸脯一挺，「你看吧。」

他小手還是緊緊攥著，但是將玉佩儘量往前遞，白嫩的後頸都因此被玉繩勒出一條痕。

江城把自己的玉佩放在連誠的旁邊對照，玉石的成色一致，看著確實是同塊玉佩一分為二。

那麼，斷面呢？

江城將自己的玉佩切面湊過去比對，兩塊玉佩合而為一個圓，若非細看，根本連接縫處都不易瞧見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拼合在一起的玉由內發出碧綠螢光，江城一愣，欲要細看，眼前驀地一黑。

「世子！」夏陽驚呼。

他一見江城身子微晃就覺得不對勁。

世子體弱，平日裏能下床走動的機會不多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護著，就怕世子體

力不支暈厥倒地。如今可好，世子倒下前他勉強撐住，沒讓世子摔了、磕了、碰了，可誰來告訴他……這小童也跟著一起暈了是怎麼回事？

夏陽一手世子、一手連誠，悲憤地發出怒吼，「這誰家孩子——」

快來領走！

他要撐不住啦！

幸好他吼完沒多久，有個僕從打扮，但身手敏捷的男子迅速地從不遠處急奔過來，一看就是練家子。

夏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萬一這人要對世子不利，他此刻的狀況可沒法應付啊！許是看出夏陽的警戒，來人還沒靠近就先揚聲自報家門，「小的是連小少爺的家僕，多謝閣下相護。」

似乎還怕夏陽起疑，來人主動取出符牌表明身分。

夏陽細細看過，從他說出「連小少爺」時就猜出懷中幼童家門，如今一看更是確定，這小童就是連相幼子——連誠。

他點點頭，「快抱走、快抱走！」

就算他嫌棄這突然冒出的孩子，也不可能隨意把他交給別人。

既然對方已經出示符牌確認過身分，夏陽就顧不得他們，喊來幾個人攙起江城就往廂房去。

護衛接過連誠，看了他們一眼，便急忙往連甄的所在處趕。

兩刻鐘過去，出去尋連誠的丫鬟與婆子陸續回屋，每個人臉上惶惶不安。

「小姐，到處都尋過了，沒有找到小少爺，這可怎生是好？」

「再往外院去尋？」

一群人等著連甄發話，守在門外的白芷忽地白著臉急奔進來，身後還跟著抱著孩子的男子。

白芷高呼，「小姐，找到少爺了！」

連甄從護衛進來那時就已經看見他懷中的連誠，站起身來迎上前去，急問：「誠哥兒怎麼了？」

小孩雙眼緊閉，除了衣袍，臉上和手上也沾了塵土，加之頭髮裏卡著的幾片葉子，看起來好不狼狽。

連甄心疼不已，取出帕子替他擦了擦髒汗的小臉，「這是摔了嗎？快請大夫來看看。」

白芷指揮小丫鬟去尋，再喚幾個婆子去打水，其他下人先出去候著。

護衛將連誠放至床榻上，單膝跪地，並將符牌交回，「小的失職。」

白芷取過符牌，交到連甄手上。

儘管今天弟弟失蹤一事是她事先知情的，可見弟弟如此模樣被送回來，她還是憂心，急切詢問：「說說發生了什麼？誠哥兒怎會弄得如此？」

為了防止意外，她都特意讓人時刻跟著了，為何還會出事？

護衛將自己親眼所見悉數說來，「少爺路遇梁王世子上前攀談，小的遠遠看著並

無異狀，豈料他倆談話到一半，少爺和世子雙雙暈了過去。」

連甄替連誠擦臉蛋的手一頓，驚訝地反問：「誠哥兒遇到梁王世子？」

兩人聊天了？還是誠哥兒自己主動找對方攀談的？

連甄眨眨眼，實在難以想像那個情境。

這梁王世子算起來還比自己大了三歲，他跟誠哥兒這一大一小，能聊什麼？

注意到護衛說的「雙雙都暈了過去」，連甄又問：「世子也昏迷不醒？」

護衛點頭稱是。

說來這梁王世子跟連誠都是不足月就生下來的，只是連誠身體無礙，梁王世子卻胎中不足，從小就體弱。

當年宮宴有刺客趁機潛入，懷孕七個月的梁王妃替當時還是太子的聖上擋下一劍，動了胎氣，直接在宮裏生產，最後傷重不治。

剛出生的江城據說當時只有巴掌大，在皇宮裏以各種好藥吊著一口氣，才勉強活了下來。

他幾乎可說是泡在藥罐子裏長大的，要不是有皇宮長年源源不盡的藥物養著，只怕也活不到成年，沒想到誠哥兒竟碰上了他。

連甄再問幾句，釐清事情的經過，得知連誠是把自己玩髒的，不是摔了，高高懸起的心先放下一半。

她擰眉歎氣，「都是我不好，沒有特意支開誠哥兒就沒事了。」

香葉在旁邊聽了老半天，腦袋也轉過來了，明白是怎麼回事，但小姐要做的事肯定有她的道理，不會有錯。

她開口安慰連甄，「小姐說的這是什麼話？這是意外，不是小姐的錯，奴婢還沒誇小姐聰慧，竟能想到這樣的點子尋齊嬾嬾的錯處呢！」

說人人到，香葉說完沒多久，外頭就傳來齊嬾嬾的哭喊聲。

「少爺啊——老奴對不起您……」

這嚎得裏裏外外的人都聽見了，連甄眉頭皺了皺。

香葉撇撇嘴，「真是陰魂不散。」

連甄伸手將連誠頭髮上的葉子一一取下，淡淡道：「誠哥兒需要靜養，讓齊嬾嬾去其他地方候著吧，別擾了其他香客。」

意思就是讓她閉嘴滾遠點。

趕人的事情香葉愛做，當即自告奮勇地出去傳話，哭聲很快小了下去。

靈泉寺是京城一帶香火最為鼎盛的寺院，不乏達官顯貴前來參拜，寺裏也請了大夫坐鎮，免得香客在山上有個頭疼腦熱的，一時間尋不到人，耽誤病情。

大夫看過連誠後，對連甄說道：「少爺並無大礙，就是睡得沉一些，睡夠了便能醒，請小姐放心。」

只是睡著了？

連甄對這答案頗感錯愕，眨了眨眼，溫聲再問：「真的只是睡著而已嗎？我沒有旁的意思，就是擔心，畢竟這突然暈了過去……」

她聲音細細柔柔，像填充新棉的被褥，綿軟舒適。

雖是質疑的話，但連甄語氣認真有禮，大夫半點沒有被冒犯的想法，寬慰道：「小姐放心，少爺的情況與世子並無二致，老夫也剛從世子那兒過來。」

連甄心裏的感覺更怪異了。

世子也是睡了過去？這麼巧，兩個人同時？

連甄望著連誠已被擦得白淨的小臉，想了想，還是決定回府再說。

她吩咐白芷，「世子那兒回去記得備好謝禮，另外爹爹那裏也派人知會一聲。」

其他事也就罷了，連誠在寺裏出了事，又牽扯到梁王世子，這事不可能不報給父親。

白芷點頭記下。

香葉壓低聲音問：「小姐，那齊嬈嬈呢？」

連甄讓另一個婆子抱起連誠，護衛在旁跟著。

她說道：「誠哥兒與我一輛車，白芷跟著我們，香葉去守著齊嬈嬈。」

香葉眼睛一亮，「奴婢這就去！」

連甄無奈地笑，她就知道香葉會是這麼個反應。

一行人陸續上了馬車，慢慢駛離靈泉寺。

江城漸漸有意識時，只覺得耳邊嘈雜的聲音終於安靜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有頻率的聲音。

感覺到「噠噠噠」的聲響以及略微搖晃的冷硬地板，他眉頭輕皺。

忽然，馨香撲面，吵鬧聲還在，但地面不再傳來涼意，反倒成了溫軟的觸感。

眉頭鬆開，他慢慢睜眼，忽地屏住呼吸。

仙姿玉色的美人垂首，眼帶驚喜，含笑望著他，「誠哥兒醒啦？」

許是見他沒反應，美人歡喜的神色轉為憂愁，抬手撫上他的額，江城身子僵住。

纖手微涼，掌心柔嫩，連甄感受了下溫度，「沒發熱呀，是不是哪裏不舒服？」

這姑娘跟他的距離過近了些。但不光如此，江城驚覺自己竟枕在這女子膝上！

他眼睛驀地瞪大，忙坐起身退開。

這樣的舉動嚇了連甄一跳，問他，「怎麼啦？」

眼前的一切太過真實，完全不似夢境。

江城憋了憋，最後只得吐出一句，「男女授受不親！」

本想讓這姑娘自重，誰料話一出口，聲音綿綿軟軟，與自己的聲音大相逕庭。

而且，他也發覺望出去的高度不對勁，他低下頭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白白嫩嫩，大小也不對——這不是成年男子的手。

這匪夷所思的情況令他沉默，不再出聲。

怎麼回事？他……竟變成了幼童？

與此同時，連甄被弟弟脫口而出的那句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給鎮住了。

嚴肅地板著小臉的三歲幼童，義正辭嚴地拒絕自己的碰觸什麼的……連甄抿了抿唇，還是沒能忍住笑意。

她一雙杏眼眯成彎月，又怕笑得太明顯惹得連誠鬧彘。扭。

小孩兒面皮最薄，她可不想讓弟弟心裏留下疙瘩。

「誠哥兒說得對，男女的確授受不親，但誠哥兒還小，我們是親姊弟，所以不打緊的。」連甄邊說邊將連誠拉到自己懷裏坐下。

馬車顛簸，他剛剛太靠近車門，若有個萬一容易被顛出去，連甄只好把人拉過來護著。

白芷低下頭也在憋笑，肩膀一顫一顫，盡力縮到角落，不讓少爺發現自己因為他說出的話而失笑。

江城正思考眼前奇妙的狀況，他不光變成了孩子，來到陌生的地方，除了能判斷此時是在馬車內部外，另外車裏還有從未見過的女子，對自己……不，應該說對這個幼童很是親近的樣子。

他怕暴露自己，暫且任由連甄擺佈，沒有做出任何反應，打算以不變應萬變。

只是他剛醒，連甄免不了多問幾句。

「姊姊聽說你遇到梁王世子了，還跟他說話，說到一半，你們齊齊睡了過去，誠哥兒可有印象？」

江城聽到那一聲聲「誠哥兒」好不彘扭，因為他自己名字裏也帶個「城」字，聽來像是在喚他似的。

他還在糾結，忽又聽見「梁王世子」這個稱呼，一時愣怔。

他很確定自己沒見過眼前的姑娘，但顯然，這姑娘知道他。

想到自己失去意識前曾與一個孩童說話，年歲似乎和這具身體差不多……有什麼答案呼之欲出。

江城感覺到胸口壓著硬物，他想到什麼，低頭取出。

果然，掛在頸子上的，是靜明大師所贈的那半圓玉佩。

也就是說，他現在這個身體……是那個從樹叢裏鑽出的小童？

江城捏著玉佩，若有所思。

「誠哥兒？」連甄見他握著玉發呆，擔心地又喊了一聲。

江城回神，想到剛剛她問自己的問題，頓了頓，回道：「他也有一樣的。」

那時，這小孩會主動跟自己攀談，應該是因為看到他有同樣玉佩的緣故吧。

開口回答時，哪怕江城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可聽見那含糊的小奶音是從自己口中發出，他還是免不了身體僵硬。

連甄這下是真的感到意外，但想了想，又覺得似乎在情理之中。

關於靜明大師的醫術她耳聞一二，不是尋常的醫治方法，與其說是治病，倒不如說是在改命。

算算，梁王世子今年一十有八，但宮中御醫曾言，世子恐活不過二十歲。

連甄的聲音低了下來，喃喃道：「希望真有轉機。」

若是世子因靜明大師的緣故活過二十歲，那也就代表求助於大師，是真的能得償所願。

江城不解，抬頭望著連甄，根據剛剛的對話來判斷，這姑娘是這孩子的親姊。

她容貌柔美，柳眉輕蹙，愁色染上眉眼，這樣年紀的少女，如何有著不符年齡的愁緒？

江城不解，看得也就久了些，久到連甄回過神來，發現連誠一臉肅穆地盯著自己，不禁輕笑出聲。

眼見無憂無慮的小孩子擺出了這樣不搭的嚴肅臉，總讓人忍不住想將他抱到懷裏。

連甄取過他半舉著的玉佩，拉開他的衣袍，將玉佩塞進他衣內，又重新整理了他的衣裳，惹得江城瞪大眼，完全沒敢動彈。

等她抬眼見到江城滿臉驚詫，終於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連甄抬袖遮掩，可還是笑得眼尾都染上微紅。

她的聲音帶著笑意，比方才說話時語調還要更加上揚，「瞧你的表情，又在想男女授受不親對不對？」

那是當然啊，江城認真地點頭。

任哪個姑娘突然拉開自己的衣袍，雖然只是一小角，但也足夠令人震驚的了——以他一個成年男子的角度來看。

只可惜他現在是幼兒身，對方又是親姊姊……江城捏了捏眉心，怎麼看一個幼童這樣的反應確實有些過度，更別提人家只是要把玉佩塞回他衣裏。

連甄伸手點了點他的腦袋，江城眼眶一緊，呆呆地盯著連甄看。

「誠哥兒是小大人了。」連甄滿臉笑意，一掃方才的憂慮。

「……」他本來就是大人。

江城垂首，沉默不語。

白芷覺得馬車行駛得平穩了些，外頭也開始有攤販的叫賣聲，掀起簾子一角探看，「小姐，快到家了。」

「嗯，準備準備吧。」連甄轉而溫聲問：「誠哥兒要人抱，還是自己走啊？」

「自己走。」江城立刻回答。

連甄摸摸他的腦袋，說聲「好」，真的依了他的意思。

「等爹爹回來，我們要去見他，然後齊嬪嬪還有以前誠哥兒常常見到的丫鬟姊姊以後都見不到了，姊姊讓香葉姊姊先過去你院裏幫忙可好？」

問完連甄有些緊張，若是連誠鬧脾氣，還想要以前那些人伺候，那可不好辦。

但此刻在這具軀殼裏的是江城。

主子身邊的下人要一口氣全換掉，這不是混入了別人的耳目，就是犯了什麼大錯。江城不是連誠，不知道事情始末，便依著連甄的安排，點點頭應允，能不說話就不說話。

弟弟能這麼配合，連甄有些意外，她還以為他起碼會鬧一鬧的。

畢竟齊嬪嬪總是霸著連誠身邊的位置不放，連誠自己也是極依賴她的。不過這下正好。

回到連府，馬車直接駛進二門，連甄不必再戴帷帽。

白芷扶著她與連誠下車，落地後，江城才得以打量這府中的情況。

院裏灑掃的丫鬟、婆子此刻站在一旁恭敬地候著，府邸整潔幽靜。

因直接進到二門，沒能看見大門上的匾額，江城到現在依舊不知這具身體的孩童是哪個府上的小公子。

目前只知道這孩子名字跟自己一樣，都有個「城」字音，就是不曉得同不同字。他跟在連甄後方，小臉微揚，看著她溫婉端莊的背影，在心中補了一句——這小童還有個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姊姊。

江城沉思，忽地一聲呼天搶地的哭喊打斷了他的思緒，他輕皺起眉。

連甄也擰了眉頭。

香葉從另一輛馬車上下來，奔至連甄面前，語氣很是忿忿不平，「那齊嬭嬭說無論如何都要見一見少爺。」

回程讓她和連誠分坐不同馬車時，也許齊嬭嬭自己就覺得不好了。

她一路上安安分分，等到回府才哭著、喊著要見連誠，可不就是知道自己嚎個幾聲，小少爺就會被她嚎得軟了心嗎？

而連誠若是想把齊嬭嬭留在身邊，那他們這一趟出去，特意安排的意外不就沒有意義了？

連甄想了想，也想看看連誠對齊嬭嬭的態度再做應對，對香葉說：「去把她帶過來吧，到底是主僕一場。」

香葉雖然不想讓齊嬭嬭見連誠，但連甄都發話了，她也不好說什麼，回頭就去把人帶來。

齊嬭嬭過來，看見連誠就先撲在他腳邊，要不是有另外兩個婆子抓著，只怕她都要抱著連誠的腿哭才甘願。

「少爺啊——老奴對不起您，求您讓老奴繼續跟在您身邊伺候吧！」

江城面無表情，看著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婦人，知道自己不作聲怕是不行了。

他淡定地問道：「嬭嬭因何對不起我？」

奶乎乎的聲音一出，江城深吸口氣，捏緊拳頭。

齊嬭嬭原本見連誠一副不為所動的樣子，心裏直打鼓，但人還肯問她話就好說。她抹著淚哭道：「老奴太累了，不小心打了個盹，沒能看好少爺，今後不會了！」

江城點點頭，齊嬭嬭心中暗喜，一直看著他們談話的連甄心裏暗歎口氣，想著又得重新想個法子時，又聽他還有話要說——

「那便依嬭嬭所言，既然累了，今後就不必伺候，可以好好休息。」

所有人愣住，齊嬭嬭更是連哭都忘了，腦子裏還迴響著那句「今後就不必伺候」。她張了張口，想再求情，可是連誠所說的確實是順著自己所言，一時之間竟想不出如何反駁。

香葉意會過來，心下大喜，她努力板著臉，沒讓自己的喜悅曝光，但話音還是藏不住幸災樂禍，「哎呀，齊嬭嬭，少爺妳也見過了，主子讓妳好生歇著呢，那就先下去吧。」

香葉使了個眼色，婆子們又把人拖走，沒給齊嬭嬭反應過來的機會。

連甄看著連誠說完這些話，眼裏是不加掩飾的打量和驚訝。

江城注意到了，並沒有露出多餘的表情。

連甄彎下身子，笑著撫著他的頭頂，「誠哥兒真的長大了呢。」

都能懂得明辨是非了。連甄十分感歎。

對於少女的碰觸，江城仍是相當難為情。

他垂眼，思考現今的情況。

為什麼自己會變成這個孩子？他還能不能恢復原狀？

還有更重要的——這孩子究竟是何身分，為何自己偏偏一睜眼就成了他？

第三章 是夢還是真實

處置完齊嬾嬾，一名打扮得像是管家的中年男子朝他們走來，說道：「大小姐、二少爺，相爺回來了。」

相爺。

這京中，能被這樣稱呼的人只有那一位。

當今聖上還是太子時的太子太傅，而今の丞相——連業。

走在連甄身後，江城垂眸思索，他想起來了，三年前連相喜得幼子，可髮妻卻因而難產辭世。

巧合的是，那孩子被起名為「誠」，與自己的「城」字同音。

連家幼子連誠，知道他的身分後，面前的姑娘是誰也就不用猜了。

名滿京城的連家嫡長女，品貌出色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教養極佳，每回閨秀們小聚後，從宮裏出來教導禮儀的嬾嬾們總是一人難求。

她們說，連大小姐儀態端莊，行走間蓮步輕移，裙襬都不會晃動一下，端坐時更是腰背直挺，不論旁人說什麼，她都是含笑聽著，輕聲細語，從不與人大聲爭執，一舉一動都規矩得很，從未有過失禮、失儀之事，讓同聚的閨秀們每每看了豔羨之餘又自愧不如，只想趕緊回到家中閉門學規矩，就盼著也能有連大小姐那樣優雅的儀表。

江城望著連甄，恍然大悟。

原來她就是連相的那個掌上明珠。

想到她連對著親弟弟，甚至在馬車內也是容儀得當，對於京中那些盛讚，江城不由得在心裏深表贊同。

這姑娘確實當得起此美名。

他們在管家的帶領下來到正院，一名威嚴的中年男子瞧見他倆進來後，露出和藹的笑容，沖淡了面上的嚴肅之色。

「回來啦？」

連甄和連誠一起給連業請安，「爹爹。」

連業點頭，示意他們坐下談話。

他將視線落在江城身上，上下打量了下，「爹聽聞你暈過去了，可還好？」

江城深知多說多錯的道理，但連相都特意問起了，自己沉默著才是奇怪，因此上前回話，「回父親的話，孩兒安好，讓您擔心了。」

連業呵呵笑了，「喲，還知道為父會擔心，懂得寬慰人了啊。」

連甄取過丫鬟端來的茶遞給連業，笑說：「誠哥兒出去一趟，懂事不少，都能自己做決定了。」

對這個話題，連業顯然相當有興趣，好奇地問道：「哦？此話怎講？」

於是連甄把適才連誠與齊嬾嬾的對話說了一遍，引得連業嘖嘖稱奇。

這回話有理有據，更重要的是，沒有因私情包庇齊嬾嬾，小兒子開始懂得怎麼當個主子了。

連業聽了連連點頭，「不錯，難怪你姊姊誇你。」

江城因不知三歲小兒聽到誇讚該做何反應，只好將頭垂得更低，悶悶地說了句，「沒有的事。」

連業撫掌，「這孩子，還懂得謙虛了，哈哈！」

小孩該如何與自己父親撒嬌，江城沒有這樣的經驗，便繼續低著頭，不說話。說來，雖弄懂了小童的身分，但自己是怎麼變成連誠的，他還是一點想法都沒有。他真的是江城嗎？還是說，這個連誠才是原本的他？

而且……江城撫著胸口，沒有氣悶的感覺，呼吸也很順暢，身子更是靈活輕盈，精神絕佳。

他鼻子嗅了嗅，身上乾爽，沒有帶著藥味，不需要穿上大氅也不會覺得冷。這是以前的他從未有過的感受。

連業父女兩人雖在談話，但沒有錯過連誠的一舉一動。

瞧見他摸著心口發呆，連業關心問道：「這是還不舒服嗎？要不要請個大夫來瞧瞧？」

江城醒神，搖頭婉拒，「孩兒沒事。」

連甄看到他的動作，猜想了下，覺得連誠應是在摸那塊玉佩，於是不用江城自己轉移話題，她就把對話帶得偏離了去。

「爹爹，靜明大師給了誠哥兒一塊玉佩，據誠哥兒所言，梁王世子也得了一塊同樣的。」

因有下人來回報連誠暈厥時的情況，連業是知道梁王世子也在場的，但這玉佩的事倒是頭一回聽說。

江城不用人提醒，自己把玉拽了出來，「就是這個。」

連業打量了下，看不出玉上有其他端倪，就成色上來說倒是佳品。

「是塊好玉。」他讚道。

既然是靜明大師所賜，那戴著便是，他囑咐兒子好生收著。

見連誠乖巧地將玉塞入衣服裏後，連業點頭，「世子那邊我遞了拜帖，跟謝禮一起送到王府上了，但為父想著這事還是親自言謝比較妥當。」

連甄也覺得有理，若不是她身為未嫁的女兒身，單獨見世子不便，也是想同梁王世子道謝的。

她笑言，「還是爹爹想得周全。」

江城聞言，心思微動。

連相要拜訪他？

如果自己在這裏，那麼身為「世子」的那個自己呢？

是昏迷著？還是說，原本應該在這兒的連誠，實際上正在使用自己的身體？

想像了下自己那副模樣，若是內裏是個三歲小兒……

他抿了抿唇，下定決心，「爹、爹爹！」

這不常發的音還真是容易讓人咬到舌頭，喊出來也略有些令人害臊，江城面皮微微泛起一絲可疑的紅。

他忽略面上的熱意，認真地說：「孩兒也要跟您一同前往。」

連業抬了抬眉，「一起去見世子？」

江城點頭，「是的。」

連甄忙勸道：「誠哥兒聽話，爹爹可不是去玩的。」

倒是連業想了想，覺得兒子要跟去也未嘗不可，他擺擺手，「沒事，想去就一起去吧，親自謝謝人家也好。」

父親都發話了，連甄自是沒有意見，倒是另外有件事需要說一聲。

連甄趁連業喝茶時，輕輕開口，「爹爹，齊嬪嬪我打算讓人送回她老家養著，誠哥兒身邊的人也打算換過一批，您看如何？」

連業一向不怎麼插手後宅事，即便對兒子身邊那位嬪嬪頗有意見，可念在對方當年餵養連誠的情分在，到底不好太過無情。

眼下出了這事，齊嬪嬪沒有看好連誠，向來最黏齊嬪嬪的連誠也沒再那麼排斥他人近身，倒是正好。

「妳看著辦便是，需要牙婆買人就買，交給妳，爹爹放心。」

連甄笑笑應是，將自己的打算先略略說了，「我打算把香葉和龔嬪嬪撥到誠哥兒那兒，再從二等丫鬟裏提幾個起來，讓她們教導，教好了就能直接給誠哥兒，到時候外面買來的丫鬟、婆子禮儀也學好了，便可開始當值，恰是正好。」

連業也覺得這樣安排挺好，笑著點點頭，「不錯。」

他看著出落成大姑娘的女兒，心中感歎萬千。

想當初還只有那麼一小點呢，現在都能替自己弟弟張羅院裏的事了。

家族中本就是把她往「那個位置」去培育，除了禮儀規矩外，這些管理內宅的事從小她就在學習，佈置人手而已，這點小事連甄還是能做好的。

連業歎道：「你們都長大了。」

女兒都能許人家了，明明已經及笄，夫君的人選卻遲遲未定，加之有那樣的盛名與外貌，不管許給哪戶人家，都是愁煞人的事，何況還有宮裏那邊……

連業歎氣。

從父親攏起的眉頭和言語的意思，連甄能猜出父親又是在為她的終身大事所苦。父親與二叔同在朝為官，更別提還都身居高位，首先結親的對象就得從京中的世家子弟或皇親貴胄選起。

而結親與其說是兩個人成親，倒不如說是背後家族的聯合，連家位高權重，而京城世家有適齡子弟的人家多是武職，掌管軍權。丞相之女要與手握兵權的人家結

親，這是要做什麼？嫌命太長嗎？

更別提還有那不知從何時開始的謠傳，說宮裏要選連相嫡女或將軍之女為后。

世人常言，流言非空穴來風，可誰又能辨真偽？誰又敢跟皇帝搶女人？

於是，她的親事就這麼一直被耽擱下來，成了進退兩難的局面。

連甄的笑顏黯淡幾分，連業不想惹女兒傷心，忙想方設法要拋開現在這沉悶的氣氛，一動眼就看見垂頭盯著自己腳尖，默默不語的連誠。

他招手喊他過來，「誠哥兒過來讓爹看看，可會認字了？開始讀書了沒有？《千字文》懂幾個字啦？」

江城滿眼迷茫，他不曉得連誠的程度啊。

眼角餘光瞄見連甄，她笑著對他點點頭，示意他鼓起勇氣表現。

這意思表示連誠是會《千字文》的吧？

江城想了想，試探性地吐出四個字，「天地玄黃？」

連甄和連業齊齊一愣。

尤以連業更甚，本來只是隨口問問而已，誰料兒子還真能回答。

他試探性地問：「天地玄黃，下一句呢？」

江城順口答了，「宇宙洪荒。」

連業這回是真驚喜了，他哈哈大笑，連說了幾個「好」字。

「哈哈，不愧是我兒！明日下朝爹爹有空，親自給你啟蒙！教你讀書寫字！」

連甄也跟著誇讚，「不愧是誠哥兒，姊姊都不知道你學了這麼多。」

聽著這話，江城發懵。

原來連誠還不會嗎？

江城滿臉疑問，後知後覺地發現，自己可能是誤會了連甄的意思。

江城睜眼時還有些恍惚，屋內光線昏暗，但不難看出，仍是他在靈泉寺歇息用的屋子。

昨兒個剛搬進來，要說多熟悉也說不上，但起碼跟連府的擺設不同，這點差別他還是看得出來。

他伸手，矇矓間只看得出手的輪廓，手指修長，骨節分明，從大小看來，已能確定不是幼童的小手。

這是自己的身體。

他回來了。

在連府的事好像上一刻才剛發生，他同連相與連大小姐用過晚飯後，便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
洗漱完晃了下，連誠的屋裏沒有書籍，桌上擺著的精巧木偶和玩具他也沒興趣。到底不是真正的三歲小兒，即便找到書，他也沒法翻看，否則讓下人們見了還不會認字的小童竟能讀書，還不得引發軒然大波？

無事可做的江城只得早早上床就寢，剛閉眼睡下，陷入熟睡的瞬間，驀地又醒了

過來。

這過程估計不到半刻鐘的時間，而 he 已沒了睡意。

不，與其說沒了睡意，倒不如說像是剛睡醒，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休息。

江城坐起來，除了意識清明些以外，胸口仍有像被巨石壓著的沉悶。

他身上披著綴了皮毛的衣衫，可仍覺寒意刺骨，壓抑著聲量咳了幾聲。

在一旁守著的夏陽聽見響動，探頭來看，見江城清醒，欣喜地跑過來，「世子，您可終於醒了！」

他嘴裏念了一串「感謝佛祖三清聖上保佑」等等諸如此類的話，四方神明和歷代皇帝都請出來了。

江城頗感無語，忙打斷夏陽念咒一般的感謝詞，「我睡了多久？」

問完想到自己成為三歲小童的經歷，一時之間分不清是夢還是現實。

夏陽已經喊小廝去請大夫以及備夜宵了，雖然對江城來說，這頓應該稱為晚膳才是。

吩咐完後，他將燭火點上，屋內更亮堂些，回道：「也沒多久，約略四、五個時辰吧，眼下都亥時了，倒是跟以往休息的時間顛倒。」

對他來說，只要江城吃得好、睡得好，與往日的作息不同也無所謂。

畢竟他守過許多江城因病痛折磨夜不成眠，連吃飯咀嚼的力氣也沒有的日子。

聽見夏陽回話，江城抿著唇，看來睡著的這段期間，恰好是自己成為「連誠」的時候。

如果是夢，有這麼巧？

想到自己占用了連誠的身體，那原本的連誠呢？

江城擰眉，淡聲問：「期間可有異常？我與連家少爺暈過去後，到方才為止，都不曾再醒來過？」

要是連誠在這兒醒來……

江城又忍不住咳了幾聲。

夏陽忙遞上溫水，待他慢慢喝下後，方有空回道：「是啊，一路睡到現在，可把小的嚇壞了。」

當時急急喚了大夫來，結果大夫把完脈，一臉微妙地說世子只是睡著了，他都不知道該露出何種表情。

他回完話，突然意識到什麼，驚訝地問道：「原來世子知道那小童是連家公子啊！你們暈過去後沒多久，連家的護衛就出面把人接走了，我還是那會兒才知道那孩子的身分呢。」

「……」

江城沒法解釋自己為何會知道，只得繼續保持沉默。

以防萬一，寺中的大夫與皇上派來的御醫都給江城把過脈，確認身子沒有大礙才退下。

御醫離開前還訝異地說了句，「世子的身子較以往倒是有好轉的跡象。」

此話把夏陽高興得，給御醫的賞錢又比往常多了幾倍。

夜宵送上來，夏陽看著江城還比平時多用了半碗飯，更是喜形於色，連帶說起一些瑣事也沒有平常煩悶，而是眉飛色舞的模樣。

「對了，今天收到連相的拜帖，說因為我們幫了他家幼子，所以想親自來道謝。」夏陽感歎，「難怪這京裏人人都說連相疼孩子，此言果然不虛。」

吃過晚膳的江城正將腰上的玉佩托起打量，聽到此言，眉頭挑了挑。

拜帖的事跟夢裏的情節對上了，那是不是也代表，他下午成為另一個人的事並不是夢，而是真實發生的事情？

回想了一下，他在連府以連誠的身分所做的事，若是真正的連誠醒來，只怕會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吧？

齊嬖嬖的事是一件，另外還有《千字文》的事。

連相可是說了，要親自給連誠啟蒙。

想到連誠可能會一臉懵然的被要求再背《千字文》，江城默默抬起手，以拳抵著唇，肩膀抖了抖，卻沒能壓抑住笑聲。

「呵。」

真是有趣。

同一時間，連府。

白芷端來熱茶，對還在提筆寫字的連甄勸道：「小姐，先歇會兒吧。」

連甄寫完，捧起冊子輕輕吹了吹，便放到一旁晾著等墨跡乾。

她接過杯子捧在手上，暖了暖因書寫多時略有些僵硬的手指。

待手指舒緩了些，她方輕啜一口熱茶，問道：「誠哥兒那兒都安排得怎麼樣了？」

白芷回道：「原先的那些人打發到莊子上去，齊嬖嬖回鄉的馬車也在路上了，香葉和龔嬖嬖先帶了幾個人過去幫襯，牙婆明早就會過來。」

龔嬖嬖是連甄的奶娘，是連甄母親娘家的下人，當初一起跟著陪嫁過來，她辦事穩妥，把連誠交給她帶，連甄也放心。

她點點頭，「務必在二孀回府之前將這些事料理妥當。」

「奴婢明白。」

連家並未分家，府裏除了他們大房以外，還住著二房一家。

連家兄弟倆同朝為官，蔚為佳話，一筆寫不出兩個連字，自家人情誼自是好的，只是二孀吳氏有的時候手伸得太長了些。

連甄指尖撫著白瓷杯身，半垂著眼沉思，忽地，一陣嘈雜聲打斷了她的思緒。

她納悶地抬頭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白芷也覺意外，「奴婢去看看。」

她才剛要出去，香葉的聲音已在外頭響起。

連甄和白芷互望了一眼，覺得不太對勁，把茶放下，也顧不上喝了，忙道：「去帶香葉進來。」

這大晚上了，香葉漏夜前來，肯定是有關連誠的事。

連甄一雙柳眉微微擰起，縮在袖中的手也輕攥成拳，心裏七上八下，就擔心連誠又出了什麼事。

兩個丫鬟一前一後快步走進來，香葉雖然微喘，但臉上沒有過多的倉皇，連甄判斷應該不是連誠受傷或病了，既是旁的事就好說了。

她收斂心神，問道：「誠哥兒那裏發生什麼事了，怎會這般吵鬧？」

因連誠年紀小，並未搬到外院去住，還是住在內院，位置就在連甄的院子隔壁，所以有個什麼響動，連甄這兒都能第一時間注意到。

香葉氣息微亂，臉上表情略有點無奈，「少爺睡到一半醒來，吵著要見齊嬪嬪呢。」沒想到會是這麼個答案，連甄一時語滯。

雖然把齊嬪嬪調離連誠身邊本就是連甄的本意，加上下午那時連誠也親口對齊嬪嬪說不要她伺候了，但小孩子性子本就反覆無常。

以前也有過類似的事情，連誠早上喊著不想吃了的點心，過沒兩個時辰，又跑回來捧著吃得津津有味，連甄也拿他沒法子。

連甄想了下，「把誠哥兒抱過來吧，今晚讓他歇在我院裏。」

弟弟年紀小，愛撒嬌，會找齊嬪嬪也是因為她會陪連誠玩鬧，其他丫鬟婆子根本沒機會接近連誠，更別提平日裏還要忙朝事的父親。

龔嬪嬪很快把孩子抱過來，縮在她懷裏的小小人兒哭累了，耷拉著肩膀抽抽搭搭，哭得好不可憐。

知道自己被抱來姊姊的院裏，聽見連甄細聲呼喊的那聲「誠哥兒」，連誠立刻扭過身子朝連甄的方向伸手，哭得更加洶湧，「姊姊，抱！」

連甄失笑，伸手將他抱到自己腿上坐好，點了點他哭紅的鼻子，「這會兒就要姊姊抱了？誰午後還跟姊姊說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啊？」

「不是我。」連誠趁著搖頭的時候更往連甄懷裏拱了拱，覺得無辜又委屈。

他沒有說過那樣的話，更沒有趕齊嬪嬪走啊，為什麼大家都在說他根本沒做過的事？

連誠小臉迷茫，眼淚撲簌簌直掉。

白芷遞來帕子，連甄替臉上掛滿淚珠的連誠擦了擦，哄道：「今晚跟姊姊睡好不好？別掉眼淚了，明兒個眼睛會疼的。」

聽到「疼」字，連誠身子瑟縮了一下，用力點點頭，「跟姊姊睡，不哭。」

白芷和香葉聞言，去取來新的被褥鋪上。

倒是龔嬪嬪無奈，「小姐，您可別寵著小少爺，現在年歲還小無妨，再大些可就不好同席而眠了。」

連甄明白，告訴連誠，「聽到了嗎？只有今天而已喲！龔嬪嬪的話誠哥兒要聽，姊姊也會聽。」

聽到只有今天一天能跟姊姊睡，連誠的心都快碎了，剛止住的眼淚頃刻又盈滿眼眶，卻怕連這唯一一天的機會都給自己哭沒了，他抬袖抹了抹眼眶，扁著嘴點頭。連甄揮手讓她們退下，自己抱著連誠上了床榻，替他蓋好被子，伸手拍了拍，哄他睡覺。

「好了，哭這麼久，誠哥兒也累了，閉眼睡吧，姊姊在呢。」
連誠乖巧閉眼，心裏撥著小算盤，覺得只要自己今晚表現得夠好，也許還能有機會跟姊姊同睡呢？
一個有心哄，一個有心配合，不用多費功夫，連誠便已沉沉睡去。
望著弟弟天真的睡顏，連甄露出微笑，替他掖好被子。
這孩子……從靈泉寺出來後就一直板著臉裝小大人，夜裏就原形畢露了。

Crescent Family